

鄭逸梅選集

第一卷

顧廷龍題



# 鄭逸梅選集

顧廷龍題

第一卷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海滨 陈 恳  
特邀编辑:李延沛 钱 眯  
封面设计:王祖珍 李 梅  
封面题签:顾廷龙  
封 画 面:郑有慧

### 郑逸梅选集(第一卷)

Zhengyimei Xuanji

郑逸梅 著

---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)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

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• 印张 30 8/16 • 插页 7

字数:650 000

199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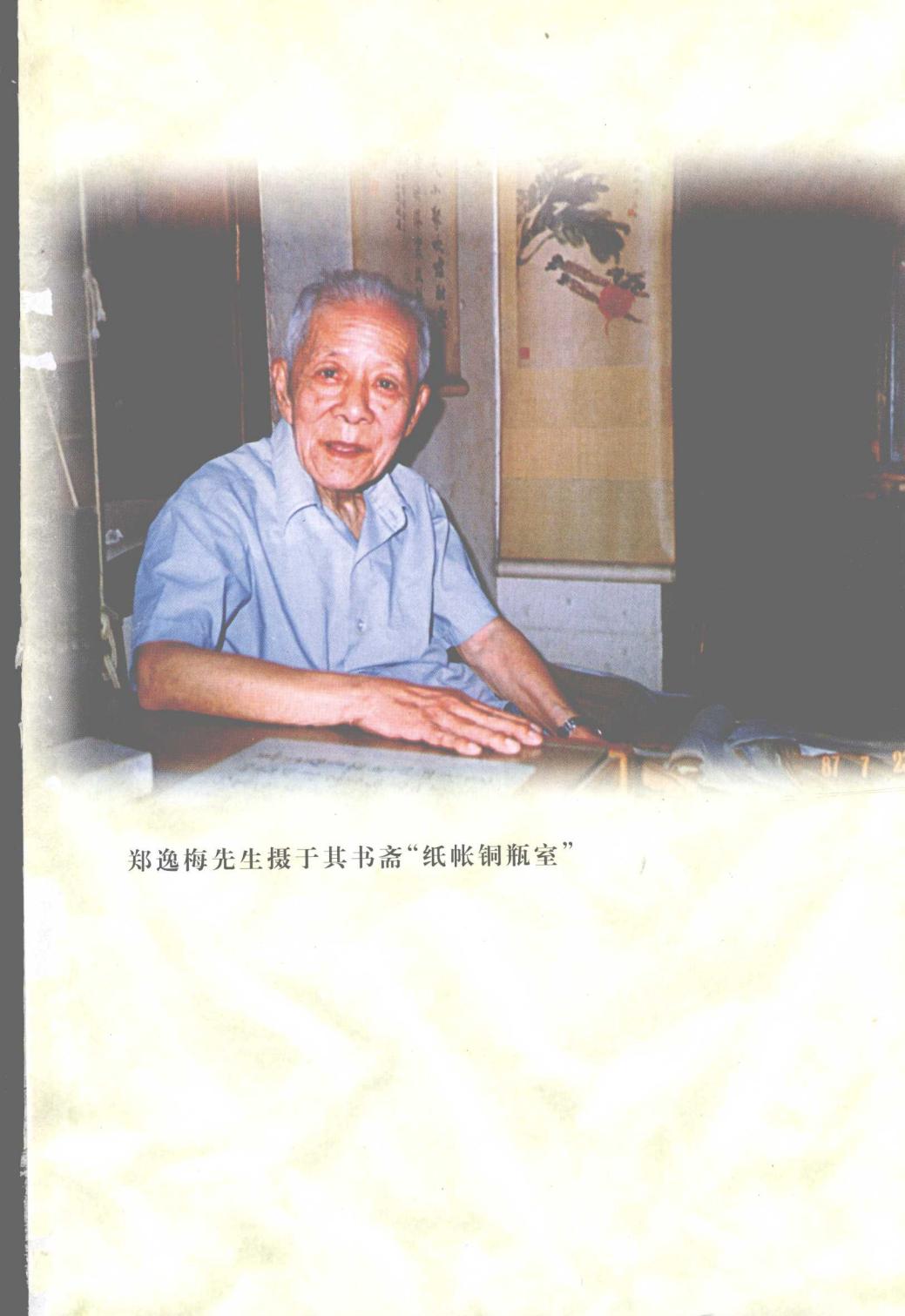
印数 4 501~5 500

---

ISBN 7-207-01322-1/G · 167

(一~三卷) 定价:160 元

(全六册) 定价:320 元



郑逸梅先生摄于其书斋“纸帐铜瓶室”

87.7.2

## 编者的话

郑逸梅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史掌故作家，他以撰写小品文章著称于世。他晨抄暝写，寒暑不辍，迄今七十余载，结集成书几十种。他知识渊博，涉笔成趣，写人物善于从侧面取势，大处着眼，小处着墨，各种人物经他笔墨渲染，跃然纸上，历历如在眼前，因此他的作品脍炙人口，久已蜚声海内外。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徇读者之要求，选郑逸梅先生之代表作《南社丛谈》、《书报话旧》、《清末民初文坛轶事》、《清娱漫笔》、《文苑花絮》、《艺坛百影》、《艺林散叶》、《艺林散叶续篇》、《拈花微笑录》和《花雨缤纷录》等十部著作收入《选集》，约二百万字，分一、二、三卷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收入《选集》的作品，所涉及的时代，大都是数十年前的文坛往事，在文学史上留下的一些空白，作者如炼石补天，一一作了弥补，成为可资考证的历史文献，诚足可贵。

作者擅长文言文，大都以渊雅蕴藉出之，今天的青年人往往不易读懂，因此考虑大多数读者之需，《选集》收入的作品，多数是语体文，其可读性、资料性、趣味性、知识性兼而有之。

先生著述宏富，收入《选集》者，只及其十之一二，读者可由鳞爪窥其全豹也。

责任编辑 李延沛

## 序

少时读郑丈逸梅文，清澹隽永，宛若妥贴瓶花，氤氲炉篆，耐人百回玩索，心仪其人者久之。及负笈海上，复旅食斯土，与丈倾盖为忘年交。丈之为人，冲夷亲挚，具古君子风，于是华章翰藻，通邮递惠，余亦步亦趋，遂效颦为掌故小品，乃忝为私淑弟子矣。今日之能薄负时誉，饮水思源，为之铭感不忘。

丈吐纳雅蕴，饶有风趣。曩岁，余曾于《永安月刊》为之述之，驹光迅速，匆匆四十年，丈已寿登大耄，而清健犹胜其他老人，记忆之力尤强，严寒盛暑，仍排日操觚，著述迭出，诚世之轶才，今之人瑞也。丈复自谦抑，以旧闻记者自况，实则史笔也。余频言，正史不尽征信，而野史掌故，却有可采者。丈之云云，弥足珍已。且朝铅暮椠，行文逸宕，如散带斜簪，风致自远，令人读之无倦，殆所谓文化享受者非耶！

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将刊《郑逸梅选集》，当行之急，善哉是举。丈生平著述宏富，先以《选集》问世，由鳞爪而得窥其茫洋嘘气，则引人入胜，其余集之刊，势必在继续之中。他年丈期颐奉觞之庆，亦即余集梓行传诵之时，此余预为老人进一颂者。

新岁江南，早梅初发。坐予小园之南轩，疏影横窗，暗香悦脾，如挹老人之馨颊，《选集》待付手民，委为一言，惶疏执笔，序云何哉！

一九八九年三月 陈从周

逢日，惊跳出麝香断，玉篆。丁卯天已未年庚子立春廿四，辛六  
亥鼠岁，癸卯年癸巳，鼠年益火，鼠性大，鼠山蟹水，故题出  
一卦壬午，斯小宜卦不共。癸属象于鼠群，辰二十二卦遁出寅  
虎退艮，故用卯爻未，辰干卯卦，壬酉升客亥蟹蜡白其口而怀

## 引言

丁亥癸卯从壬，中德游于  
漫学诗造就，主姓向避，长卿尚真氏文，暇时立鼎图中游  
处，背曲幽幽盘桓草根残，蓬莱心小乐，草不思登草不，文手撰良  
句。《我写稿较早，开始于一九一三年，迄今已逾七十载，所以有  
人称我“涉笔生花七十春”。这句话对我是不敢当的。作品的成就，  
不在岁月的短长。松固百年而参天，笋却经旬而苗竹，各有资性的  
不同，途径的相异。倚老卖老，欺人炫俗，是大可不必的。

回忆我的处女作，是篇译文《克灵湖》，投寄上海的《民权报》，当时主副刊的是海虞吴双热，工辞章，素喜奖掖后进，见到  
我这篇东西，立即发表，并賸一书，有“如此文章，多多益善”等  
语，给我莫大的鼓舞，因之我写兴越高，赓续不断地提供稿件，不  
料该报由于对袁世凯帝制不满，大肆挞伐，又复印行《百狼图》丑  
诋袁氏，致使袁氏恨之切齿，禁之不许发行。可是报刊同仁，心  
不甘服，别组《民权素》，推会稽蒋箸超主笔政，又复约我写稿，  
于是我写些短文，箸超为我取一总标题《慧心集》，实则钝根不修  
慧业，标题如此，也是不相合的。我为杂志写稿，乃植于此。其  
后，各类杂志风起云涌，有周刊、旬刊、半月刊、月刊、季刊、不定期刊，每约我辄应，每应辄为短文，人们和我开玩笑，呼我为  
“补白大王”，也是从这起端的。上海福州路，书店林立，素有文化街之称。当时有一家上海  
图书馆，设在福州路画锦里口，座北朝南的门面，是著《海上繁  
华梦》而负盛名的孙玉声开办的，承玉声不弃葑菲，为我刊行了  
文言笔记《梅瓣》，这是我的第一种单行本书籍问世，时在一九二

六年，深惜这本书我手头已无存了。继之，潮音楼出版社、日新出版社、校经山房、大东书局、广益书局、中孚书局等，先后为我出版凡二十二种，都属于笔记类。我不擅长写小说，小说仅一种而已，其它散登在各刊物上，粘贴于册，未及汇刊的，均毁于浩劫中，无从纪数了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文艺为政治服务，倾向较左，我没有学好马列主义，不敢轻易下笔，乃小心翼翼，颇思效法热硯的苗君，投笔的定远，在欲焚欲投之际，忽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约我为写《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》，约十万言，收入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》中。在此以前，上海文化出版社约我和徐卓呆合撰《上海旧话》，拟连续出版。第一册由卓呆担任，专谈戏剧，我担任第二册，专谈各马路及交通工具，涉及一些小掌故，藉增趣味。这二书既问世，按例卓呆撰第三册，专谈帮会，我撰第四册，专谈书画，撰未及半，反右运动掀起，社中主持者，十之七八被划为右派，撰稿被迫中止。一九六三年，由廖承志先生圈定，经北京中国新闻社组织，我向海外发稿，为香港的上海书店撰了《清娱漫笔》，又为香港大华杂志撰了《皇二子袁寒云》，均出了单行本。至一九六六年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临，我被视为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虽已退休，也要到校劳动改造，每天还要写“认罪书”，不论烈日霜风，都要执着一柄竹丝大帚，扫着广阔的校园，扫了两个寒暑，致使我右腕患了关节炎，迄今兀是僵木，书不成字，所以请了吴中金石家矫毅镌了一方印章“扫叶老残”。我自检一生，没有做过违法乱纪、欺世盗名的事，守着本分，循规蹈矩，何罪之有？在“牛棚”我只能乱写一气，写了大约二十万字，把我的宝贵时间都掷诸虚牝了。我在这样困厄之下，抱定决心，和笔墨绝缘，岂知山穷水尽，又复柳暗花明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政治澄清，百废俱举。为纪

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知我是“南社”的晚期社员，委我撰写《南社丛谈》，达五十余万言。接着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《郑逸梅文稿》；台湾翻印了我的多种旧作。此间出版社和报刊杂志社纷来组稿，发表我的作品，致一般读者起了怀疑，因为我搁笔多年，他们以为我早已不在人世间，这些作品是另一个郑逸梅写的。也有知道我的，戏称我的作品是“出土文物”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心情舒畅，著述尤勤，仅单行本即出二十一种，达四百万言，其中有新作的，有两种合一的，有文言的，也有语体的，所述以人物掌故为归，这是我始终一贯的作风，而以“旧新闻记者”自号。

为人一生，不等于鸟兽的一生。人活着应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，此生才算不虚。回顾以往，说来惭愧，教了一辈子的书，写了一辈子的稿。说得好听些，是桃李春风，门墙称盛，晨抄暝写，著述等身。实则拆穿不得，拆穿了是：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，爬了一辈子的文格子，都是没有出息的。冷板凳是坐不热的，这个生活，早已经结束了。至于爬格子，白发苍苍，身居斗室，仍在照样的爬着。无能的我，除了爬格子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老有所为，只为爬格子；老有所乐，也只有爬格子。我的天地，始终局限在爬格子之中。幸而我目未昏，记忆未衰，头脑思维还能活动，不得不如李玉溪所谓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这种想法未免带些消极性，但也有积极的一面。记得前贤申涵光有这样几句话：“老来益当奋志，志为气之帅，有志则气不衰，故不觉其老。”那么，老骥伏枥，壮心未已，日事操觚，行之不倦，殆亦寓有祛疾却老之方哩！

这部《郑逸梅选集》是我的儿子郑汝德助我整理的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李延沛同道为谋剞劂。在当前，出版界由滑坡走向低谷，能如此振奋精神，谈何容易！至于质量问题，在己未免敝帚

自珍，在人或许斥为灾梨祸棗，各有各的观点和好恶，不能尽人而强同，那就管不了这许多了。爰述写作经过，聊当引言。

# 前言

曾博王漸自一，對慈父主恩與姑嫡齊尊全家頤育。丁士庶封南音。丁來不輸鬱舞，張一唯唱一，彈指喪升，妙應自然風雲變幻，合響神韻滿良風。清齋林山，殊勝華誥詩史，臣國熙高誦龍虎一疊，仰西正御玉，參試古法，從容衡鑒，胸中萬象，賴息戶部難逃一宵勞，贊非諫王極知官，政十得失，貴為所解，清高出文藻，首獎賦劍，雄吞筆氣，增潤人子園只，榮譽莫比天高地厚。但斯兩言，勿以如夢事空名。  
魏片戰爭以後，封建廢墟的清王朝，對外屈膝投降，出賣民族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封建腐朽的清王朝，对外屈膝投降，出卖民族利益；对内则重重盘剥人民，残酷压迫，便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。到了二十世纪初，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浪潮，日益高涨。平时执着笔杆的书生、学者，这时也义愤填膺，不甘示弱，抱着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雄心壮志，挺身而起，把笔杆作为武器，从事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南社便是在这形势下产生的。当时柳亚子、陈巢南、高天梅等同盟会员，登高一呼，众山响应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文学社团——南社。他们仰慕着明代末年的几社、复社人士提倡的气节，以文会友，声应气求，扭成一股力量，顿使魏阉丧魂，阮奸夺魄。肯定这种精神和力量，是收功生效的，大家步着后尘，作出新的贡献。“操南音不忘本”，也就是南社的“南”字取义所在了。

南社创始于一九〇九年，那时尚在清王朝统治时期。第一次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雅集，只有十七人。直至一九三六年，在上海福州路同兴楼举行南社纪念会第二次聚餐止，前后维持了二十七年之久，社友发展到一千余人。成员既多，他们的志趣和政治倾向就不一致。有的是勇往直前，实干硬干，为了反清王朝、反袁帝制、反军阀、反敌伪、反国民党、反蒋独裁而被杀害的，如仇蕴存、宁太一、阮梦桃、孙竹丹、陈秋霖、陈勒生、朱少屏、杨性恂、杨杏佛、范鸿仙、邵飘萍、宋教仁、林万里、林庚白、姚勇忱、郁曼陀、吴虎头、容伯挺、周实丹、周祥麟、程韵荪、龚铁铮等，都是断头沥血的牺牲者，成为

南社烈士了。有的完全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，一自清王朝垮台，认为重见汉官威仪，任务完成，一切的一切，就松懈下来了。有的是一头脑的高蹈远引、与世无争思想，山林啸傲，风月流连，吟诗作赋，没有一些政治气息的。有的则抱残守阙，与古为缘，任你五四运动掀起怎样的新文化高潮，他依然故我，无动于衷，有时对于新生事物或出以冷言讽语的。有的则泯灭敌我界线，只图个人的享受，骨头不硬，一经反动派的威胁利诱，就认贼作父，傀儡登场，卒致身败名裂的。那些随着亚子走革命道路的社友们，却感觉到情况太复杂了，旧的组织，不能适应新的潮流，那么内部非澄清一下不可，组织非改革一下不可，于是发起组织新南社，注入了很多的新血液，他们以新的面貌出现，成为南社脱胎下的新骨干。

南社社友，以吴江、吴县、金山三个地方的人占着多数。有人把南社作为一个大家庭，便以吴江为大房，吴县为二房，金山为三房。但在整个社友来说，全国各地的，如水之趋渊，鸟之集林，阵容是很庞大的，不过分散着，不如吴江、吴县、金山的集中罢了。这许多社友，在辛亥革命前后，纷纷来到上海。当时上海为全国文化中心点，各种报刊，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笔政，如《民立报》为宋教仁、于右任、范鸿仙、谈善吾、叶楚伧、徐血儿、陆秋心、景太昭、朱少屏、陈英士。《神州日报》为黄宾虹、王无生、范君博。《大共和报》为汪旭初。《时报》为包天笑。《申报》为王钝根、陈蝶仙、周瘦鹃。《新闻报》为郭步陶、杨千里、王蕴章。《太平洋报》社友更多，为姚雨平、陈陶遗、苏曼殊、胡朴安、胡寄尘、李叔同、陈蜕安、邓树楠、陈无我、梁云松、林百举、余天遂、姚鹤雏、夏光宇、王锡民、周人菊。柳亚子本主《天铎报》，也被拉进《太平洋报》，亚子自称“跳太平洋”。《民国新闻》为吕天民、俞剑华、邵元冲、沈道非、林庚白、陈泉卿、陶治公。《民声日报》为宁太一、汪兰皋、黄季刚、杨性恂、刘崑孙。《天铎报》为邹亚云、李怀霜、俞语霜、陈布雷。《民权报》为牛露生、蒋箸超、戴天仇、

刘铁冷、徐天啸、徐枕亚、沈东讷。《中华民报》为邓孟硕、管际安、程善之、刘民畏。《民国日报》为邵力子、于秋墨、闻野鹤、成舍我、朱宗良、朱凤蔚、陆咏黄。《时事新报》为林亮奇。《生活日报》为徐朗西、陈匪石、姜可生等。其他各种杂志，也大都是南社社友的地盘，成为南社的一统天下。当时柳亚子很得意地开玩笑说：“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南社的天下。”各出版社又纷纷约请南社社友担任撰述，出了好多种单行册子。亚子笃于风义，复私人斥资为南社亡友编刻遗著，以广流传，先后凡若干种。这许多刊物普遍流传，社会影响很大。所以南社文学在近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，且认为“南社等于是革命宣传部，使文学起了直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作用”。

错综复杂的南社，要把它的来龙去脉系统地叙述一下，作为一部史料，那是很不简单的。柳亚子亲自主持南社，他对于社务的熟悉，是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。可是他生前，屡次有人找他写南社的往史，但他在那篇《我和南社的关系》一文中却说：“一部二十四史，究竟从何说起，总觉得写不起来。”亚子素有“南社灵魂”之称，他老人家手边又具备所有的南社文献，文献足征，尚且写不起来，不用说一般的社友，更不用说局外的人们，即使健笔雄才，也是无能为力的。胡寄尘是南社最早的社友，又和亚子是谱弟兄，对于南社当然也是很熟悉的。当时《越风》杂志请他写南社历史，他却推辞说：“事情太难，实在办不到。”可见把南社往事，写成一部完完整整、象象样样的书，的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，不容易担当的。况目前亚子本人及一些社中老前辈，十之八九都已故世，就是尚在人世的，又复散居天南地北，无从探访，且有的疲癃衰颓，耳聋目瞑，也是难以请教。可是忝居社末的笔者，却深恐这样因循下去，日子愈久，也就更难着笔，以后的革命青少年，对于南社的革命往迹，有如烟云缥缈，不可捉摸。想到这儿，就大着胆把所见的，所闻的，和平时所摘

录的零星史料，一股脑儿贯穿起来，试写这部《南社丛谈》。好得《丛谈》的限度较宽，也就有一是一，有二是二，用较为客观的态度叙述着，其中孰为人，孰为鬼，都不下断语，留给读者给予公允的评论。至于作品，那是由于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的现实生活，作出不同的反映。若以今天的尺度来衡量，用今天的眼光来分析，也是不确当的，所以也不轻易下着断语。

本编所列的大纲、条例和宣言，大都根据亚子的《南社纪略》一书，那是第一手资料，具有可靠性。其他所叙述的，由于见闻狭隘，年代久远，又复限于水平，难免有疏漏错误和不妥当的地方。古人说得好，“抛砖引玉”，姑把这个不够成熟的作品，请广大读者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，以便日后纠正和补充。还有一点要说明，这儿所叙述的，大都属于旧南社方面，新南社阵容更壮大，作出新的贡献，当然更多更大的了。希望海内贤达，熟悉这方面的，别撰一部《新南社丛谈》，作为文献参考，这是很有必要的。

## 卷一

225	南社丛谈	1
281	书报话旧	745
387	艺坛百影	621

## 总 目 录

## 卷二

### 第一卷

1	南社丛谈	1
111	书报话旧	745

186

282

### 第二卷

282	清末民初文坛轶事	1
283	清娱漫笔	263
284	文苑花絮	371
285	艺坛百影	621

286

## 卷三

### 第三卷

1	艺林散叶	1
183	艺林散叶续编	343
184	拈花微笑录	603
185	花雨缤纷录	389

286

287

288

289

## 附录：

郑逸梅自订年表.....	753
我所熟悉的郑逸梅.....	783
郑逸梅著作一览表.....	788

## 第四卷

梅庵谈荟.....	1
人物品藻录.....	6
小阳秋.....	117
逸梅随笔.....	189
逸梅杂札.....	463
味灯漫笔.....	467
近代野乘.....	562
人物和集藏.....	637
人物.....	641
集藏.....	887
集藏散稿.....	997

## 第五卷

掌故小札.....	1
逸梅闲话二种.....	143
淞云闲话.....	146
三国闲话.....	250
逸梅文稿.....	315
花果小品.....	367
尺牍丛话.....	537

叹凤伤麟录.....	821
唐诗三百首考证.....	847

## 第六卷

名人掌故.....	1
艺苑琐闻.....	213
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.....	395
杂志.....	399
大报附刊.....	518
小报.....	528
艺人轶事.....	573
名人轶事.....	577
书籍字画.....	700
饮食生活.....	775
杂俎.....	830
天花乱坠录.....	913

## 附 录：

郑逸梅自订年表.....	935
编后记.....	945